

真文丛录

卷七十六
至七十八

傳誌類十五

先叔羽臣公家傳

鍾良驥

公諱鴻運字羽臣號幼輶晚號地道人性淳至性父輔卿公以同治庚午舉人北上
罷第歸於貴州郎官時家無寸積祖母施宜人年老多病公與妹皆幼民計至母
黃太孀人一慟而絕良久既起不言不食哽咽不止姻戚弗能用勸終弗進食如
是數月施孀極物議嘆曰若父如此奈吾老而子女皆幼何黃泥思良久起謝曰敬
聞命矣死婦在終不使母凍餒母無慮也遂進食巡撫持家務如平日反觀歸公
徒步迎於楊林足盤蓋腫年才十四耳既奏刻苦誦讀未嘗輟兒嬉戲動學服
勞費乃慰母時生計日窘黃以女紅養表姑撫子女常雞鳴而起夜半乃寢謂公曰
吾日加力工作得錢市肉進祖母餘盡與若瞻望若無讀父書製品力行耳勉之公
泣受教且自勵學無厭時未幾負益進乃偏書善後局以供薪米暇時始得讀
書如是數年能屬文既而公之外祖黃公芝仙傳江西以知縣致仕歸見公文
字喜謂黃曰子剛止之氣寒於文字將來又有所就此時如飯將熟火力不

足為若加此一薪之火也。黃公定陳小園先生在家課姪輩命公從學時時貸其窮
之公乃得盡力於學間既入泮既受與公生平恒言皆黃公之德也。食廩後在家課
徒從學甚盛施沒妹嫁始得盡禮公以母氏多病遂藉於廩而時有事於外恒念是
園孤寡遂多不外出終身弗改舊讀先儒語錄不有菲薄卒日得見正義村之
韓桂庵先生結戎子科中式鄉試舉人北士以與斧無多臨行黃出函囑侍御字畫幾
公曰吾備年恙苦不敢售留汝正用無資之時可售也公既入都中式己異進士
榜下資斧罄出於子畫託鄉人售之時電信初通如戚愛款繼至始執觴謁見座
師畢機大臣某尚書某臺南園中子畫適為大總統延見問公曰所得函中子畫
謂是南園族人携來者得即汝乎公愕然應曰唯唯函中口色喜謂真南園用終
也公還頗訝尋思廷試未畢而總裁得我字畫關節之妙不可不速期日即遣館
人索取同舍止田非計也座師既喜予子畫進之而不求值將多厚謝公不謂然命
館人索取尚書訪之遣使來問公以還嫌直告數日不見還又索之同舍咸曰可
止也若以而怒恐不利公思一日關節之嫌即是終身名節之上雖細思我無所
辭終索之館人持取予子畫歸謂尚書有恩絕也及廷試公之策卷頗有喜既分

公竟歸班時有鄉人某部郎以客戚南園畫馬進尚書立得玻璃窗幘造事遂應
富鄉人前售字畫者願以谷公曰吾義當遠嫌弗可藉營利祿見利之時事本失義
終不美人之得利也既歸班自計不能離母即得一官迎養無日亦惟歸家侍奉古
人為貧而仕不卑小官吾月甘旨之奉足矣遂告就於職以歸既歸累字畫於母且
告前事黃氏然曰若能教品立行不玷名節小官清白乃吾榮也庚寅春部文授公
麗江府教授室南教職此為極貧公奉母氏之任所首修祭典力請知府置祭器延
紳耆知音律者備雅樂詔諸生習仿舞於泮宮躬考祀禮教司祭者進退升降之節
秋享禮成官紳興感自是麗江鄉重祭典鄉邑至今稱美云連續三任前後學院皆
重公每值佳節學院奏保內閣書銜五品頂戴公亦曾以貧苦求遷調任內所得
入不敷出府縣官恒遣子弟從學賴束脩以贍家用公配陳泰人量入為出節節
急恒有積存以備不虞在任十有六年公不言貧貴亦未嘗言貧光緒乙未歲試兼署
慶豐正入鶴慶新學費二百餘金以白金備母壽不冬日任滿回有驗看黃以其餘贈
親族送年米一無所留從兄鴻翰員文望早死公教養其二子良駿良驥及長積
年厚蓄為之完娶皆令能紹父業任內春夏脩工三十金以二十金供伯嫂薪米餘

千金分贈親族凡十六年公未嘗自用分文麗江學要有無月課公初到時欲課士而
苦無膏火乃召諸生一月輪課十六人公為評改課藝發卷之日具蔬食曰應課者
盡一月之歡評史論文棋酒絲竹各隨其欲飯罷而散諸生以應學課為際平時以
身教士重積實而戒輕浮先品行而後文博士林敬憚感自檢束朋友三五聚談形
巖偶有放浪則相戒止謂恐錢夫子聞之也維西劉通判者京僚旌貴驕公子也
莅任貪縱民不堪命控於上委員查辦公不得直忿激罷市將有變上檄麗江知府
暨員備查知府專意於公而私害例不存且案為陳明破劉撤之公後例力辭不可
一騎一僕之維西近城數十里即走入村舍劉聞公至望欲難遣使迎於郊不遇而
返公訪查數日歷經村落盡得劉賊蹤跡實以報時有頭目進金佛佛高近尺甚
重公立召近村父老至臨衆擲還嚴斥而鹿去之劉既不得交歡於公則以受賄反
臨辭連知府傳聞頗無此言劉天喜交知府謂公紀權貴處有禍非公曰即有禍
吾自當之公何慮者大有復為委員嚴查得公擲還金佛事所至宿食皆給直無
可加罪而所報劉賊狀不虛乃旌劉職時值計吏之年為劉公於辛丑公性嚴重
風不輕言不輕笑辛丑居子始廩立時公無波言處色而嚴肅廉不可犯言對進退周

熱有失惟在母所公多過言賓色雜以歡諧博母孝樂子好嬉戲於前惟戒縱恣喜
笑歡言所弗禁也公之自奉極約惟母飲食衣服必求適意一無所苟每食皆進時
食肉脯膏梨餠蜜有城食品之類咸力求之母有所嗜則時奉以進家人衣不嫌舊
母衣年必數製黃素儉樸不喜華服侈品家人以此無趁時之衣無侈靡之物
麗江水山名勝人每春秋佳日公携家人奉母遊玩盡興乃返平時門人家屬過從母
之所悅即囑家人厚遇之嘗訓子姪事親貴養志貴竭力是性真流露事不足形
迹酬酢事愛敬之情備一時一事之敬意親心之苦樂隨之不可忽也其教子姪經
史根柢督課維嚴詩思文心則隨其興之所發利而導之不進入其所格恒不勞而
有功平時身行事倫常之理義利之辨訓誨詳而責望嚴子姪至孝弗能忘也
光緒癸卯冬朝廷詔罷科舉設學校有會創立高等學堂大府檄留省任教務公
奉檄喜告黃曰奉母歸見親族也汲汲治裝歸去然之日郡人為立德教碑諸生
紳耆走送者凡數百人臨別多泣下學署有公手植松郡人於公去任後戒無剪伐
稱爲錢公松至今猶尸祝云公既奉母回省任課學堂經學身心之事歸諸實踐已
已春詔遣士大夫考察日本教育有政公與教長陳小圃先生同被徵遣任職之責

義無所辭內顧老親精神頗健期以半年而歸遂隨小圃先生東渡是年秋考察事竣將歸適雲南留學生監督因事回國大府檄公暫代之雲南學生在東者以此時為極盛人多多繁應付頗勞公就考察所得建議於上如請主陸軍實業法政請加學生醫藥費各事宜見施行公篤意便血至此驟發事繁心勞不得靜養請代未至疾已加劇及代至而病遂不治公竟於丙午五月初八日卒於日本是年四十有八子二人良駒夢駿時良駒隨侍在東公彌留時囑以善事祖母身後不受公家恤典言訖而卒訃至滇大府惋惜電令厚款歸視良駒辭曰父為公死請歸視由公歛則人子分內事父有遺命不敢受也公平日愛親出於至誠舉進士以不忍離母安於小官陳泰人善承黃志處貞貞不匱公禮敬之公歿後陳對福奉黃公視昔加謹痛癢抑搔出入扶持不以子婦隨侍而廢離每至母家未嘗留宿曰吾忍之及聞祖母腫熱時時肩受寒歸伴祖母吾雖乃安公歿二十五年昆明續修縣志志錄公立身居官事親大節列入孝行

先考潤九府君行狀

李士學詩

府君諱思對字潤九號萬生原籍山東青州府益都縣姓祖諱德以功世襲雲南

當創所千戶三世祖諱和以思機發授麓川從征至騰越遂家於綺羅村恩傳至錫
慶公為府君高祖生惟聰公惟聰公生有貴公有貴公生正春公即府君考也府君幼失怙
恃稍長游緬甸時商長身鶴立心慈而貌和生有夙慧手一編不師能解既通諸子
百家尤喜兩漢書及緬文與緬僧談佛理多為所屈居緬十餘年積萬金鄉俗客
緬三年無不取緬女府君獨否或勸之則曰君休矣余見取緬女者生子瘠二三世
即不知祖若父為何種人矧余家五世單傳君辟舍於緬宗祀不其斬乎時先伯舅
寸公尊良在座慨然曰君心可欽余有弱妹年十九隨母避難居于崖君歸願以妹
奉箕帚府君感其義遂娶于崖之舊城成禮焉居半年吾母聞騰中屋宇尚存啟府君
曰祭掃不可久缺歸乎府君從之次歲甲戌不孝學詩生甫八月以地方不靖府
君復入緬往來玉石廠猛硤阿瓦以為常獲利至豐後與粵人陳啟合贊所謀三付
之運專一紙書來折閱殆盡府君損失十餘萬旁觀皆不平府君淡焉置之不與
較族子某待府君至玉廠私博而負乘間毀府君篋取三千銀償博避匿不見府
君召之來曰角不通博為何博既負矣焉能不償既償矣又何匿焉且金在篋中
錦在枕畔爾所知也而毀吾篋無乃太愚或謂懲之府君曰彼匿不敢見惟懼矣

金已去不可返德之何益後族子終身不博卒為善士有劉子靜者負府君六
萬餘金入王徽得王甚美或請曰子靜至猛礫此王可留之否則取其羊府君曰不
然彼掠王之資亦賴償於人取之則彼無以償人且彼亦非負義者姑緩之子靜
亦戚府君義誓必償無何王未嘗而子靜死或復理前說府君曰子靜生時余尚不
忍逼令息奪家婦孤兒之子乎一日出篋中所有券盡焚之曰吾母曰凡施
貸皆至好其不償者非不恩償也力不反耳若留此券貽子孫是以情始而以怨
終也吾不孝曰汝知此立息否學詩曰諾府君默然者二再囑君淵富邑名拔貢也
每至必與府君作竟日談嘗曰與淵九兄談如長江大河涵涵汨汨莫知所窮吾情
當愧死矣劉君璋鄉中老宿也年八十耿介自持獨與府君往來無間曰淵九人也吾
敬之愛之清末捐納盛行府君納一職以自隄府君笑曰此種功名大為吾
羞耶教不孝曰能哭廟最好然亦哭廟之先當知之否則奈何耳又曰交友當與
兄弟之人居至善莫如父母至親莫如兄弟彼於至尊至親者尚茫然而於我
乎何有乎既我有所圖也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聖人之言可不深長思
之學詩不肖不能體府君訓無所成就然府君嘉言懿行不表而出之使隨不

凡于秋闈以是鬱鬱惟誦讀終未倦性孝友從無忤於弟輩余少頑梗不喜讀書好
與同學鬪狠先伯兄惟泣勸之某年月族人有與余與諸童賭飲過量嘔吐見血先
伯兄躡余床前以手承血穢而泣終度守候不忍離亦不忍使先父母聞知此十六
七歲時事也余與三弟爾維四弟爾紆均受學於先伯兄三弟記誦頗鉅至周難時
即慰令再讀數遍四弟為先父母所鍾愛亦間有廢學時先伯兄惟嚙其衣以示意
卒不忍罷貴光緒庚寅先伯兄婚娶先大母亦於是年見背家計殊不支先父為鹽
米之累乃使先伯兄出外就館所遇非市儈即鄉愚此中所受挫折不少已亥病篤
入城假藉於史姓以便就醫二月三日余見病日加重乃倩之歸次日晨刻余嫂自
母家來途中迎視已不能言語復延至下午申刻始到家先母哭而扶之猶喘息而
慰先父母曰不怕余肩輿之棘不及二十分鐘已長逝矣此余家歷中最悲慘之歷
史也時三弟四弟均在曲銷應書子試得試畢歸只得向黃泉報捷已耳先伯兄生
於同治壬申年五月光緒己亥年尚未滿二十六歲有女菊青亦同年夭殤先伯兄死
後凡十年乃以焚堂侄鍾和承桃鳴呼痛哉此皆余所不忍述而又不能不為之述
者也

先曾祖事略

陳國瑞

吾家由南京入籍蒙化世代軍傳當初雖不乏弟兄及終局則僅有一文成三科名
方傳三諸生反吾祖考弟兄五人僅長文五支無出餘均嗣續繁衍吾祖先嚴國公
入嗣厚四叔祖考敬修公且貢成均主吾弟兄輩科第仕宦相踵接議者皆謂吾先
人宅兆之佳不知此中國人有原因也嘗聞吾父及吾二堂伯父後述公顏述五曾
祖考震洲公就東城外鶴頂邑以製紙營生每年除家用外必分所贏餘以濟貧乏
里黨中有孀居者或年老不能自給者吾平日必熱為調查每遇歲時則製麻履為襪
贈米一二升錢一二百不啻子服孫人計則率僕役攜往貧家叩其門以內應聲則
置炭於外燃香柱插其上而吾貧家感之則煮火拾其炭而入有錢者亦平歲有過
雖微感謝而不知為何人所給也所送米錢之多寡則視貧家人口以為衡五口曾
祖妣張孀人尤終其身輔助力行不稍倦積德累仁如此宜吾子孫食其報於未
艾也飲水思源敢忘所自謹予恭錄數言以存傳家乘焉

許印芳傳

袁丕鈞

許印芳字靜山號麟峯石屏人其先也有自蜀來者精堪輿之術卜於蜀西京

山山故土人孟氏主乃入為贅壻生四子而歸由是石屏遂有許氏印芳世居五塘
清故又有號五塘山人父開甲為九江參將任俠尚武而印芳獨好文清咸豐間舉
士美據臨安印芳以父疾棄之歸至則已死乃為生者而入城士美憤知之遂行大
索不得有曹俾福者嘗從印芳學居之於崖印芳居崖中數月子外祖蘇公觀
秋恒假之以書則綴落孔而藏焉其後士美漸懈印芳塗膏附面陽為死兵也者細
竹簾中出之至則馳馬歸屏仍造於外祖所由是益斯節下學舉同治庚午鄉試第二
人典試長沙王先謙尤器之印芳於解廩所不類居恒卷不釋手長經正書院六
年以古學倡導後進從之學者多成名故今言許者即無人不知焉印芳也先是
保山袁文典文揆搜集漢以來漢人詩文為漢南詩文數十卷其後昆明吳志若漢
詩嗣音集蓋補袁氏所不逮印芳又集道咸以來為漢詩重光集而漢南數百年之
文獻益備又搜秦漢以前詩說為詩法萃編舉杜詩成例為詩譜詳說其餘如往體
輯要陶詩彙註增訂二字經等其書純駁不一然其表章前人所遺者後進者可謂
多也所生有詩文如五塘詩草五塘雜俎皆先後刊行於世以光緒二十四年卒年
六十七歲印芳之疾也醫者有診之問之曰吾病可以愈不曰勿懼也曰吾非懼

死也若果死則尚有搜刻詩書數事為友告也其倣僕類如此所收集書未成者猶有餘家卒後皆以送之劍川趙氏今漢南中藏書猶時有收之者

論曰印方嘗稱清代善評詩者無若紀文達善說詩者無若沈文憲故其言詩多取二子之說以為當世大失亦坐是同時與失度珍言詩多不合庭珍每識之然其伯仲之間耳庭珍字筱園有榜清堂詩集亦石屏人

張鏞傳

袁玉鈞

張鏞字鐵青一字南金雲南昆明人曾祖淮清咸豐間仕於黔苗匪之變殉節鏞遠由是遷家於黔父向垣早卒母陳太夫人以十指撫養兄弟讀與兄先後並舉進士以吏部考功司主事員外郎遷禮部司文選司郎中掌印宣統元年清廷廢吏部改組內閣君為敕官局副局長武昌起義唐紹儀南下議和君病中為表謝繼義行入氏國為內務部僉事主續科第一科科長以民國四年四月二十日卒於京寓春秋四十有八夫人段氏生子早殤女幼嫻後君二十日亦卒無子以元子子至其不諱後君性至孝有黨行陳太夫人若默道遠憐北而吏部主事有以君勤謹不欲令他去故仕京師十餘年請外者數皆不許然每一念及先世之

勞未嘗不嘔喘而感慨也當武昌起義之際川黔秦山莽野之間招撫四起行旅憂困君聞陳太夫人疾改服南首日過望以百數然卒抵於黔則陳太夫人已卒先一年君兄鍾仁黥松桃縣卒至是而君卒不五年而卒有三嗚呼人世死生之際如君者豈不一九可嗚哉

論曰君子叔父至友君之卒余嘗日為治其喪身後敝衣數屨而已君能豪飲而謁於接人嘗貸人次月俸又多毀其券反其卒也舊實者多有詣由是君極與妻子得而歸自君之卒鄉人之急困於京師者咸自以為便君在則不至於若此也嗚呼倘古所稱何武之流亞歟

李坤傳

袁丕鈞

李坤字厚安又有號思亭生雲南昆明人也先世為開封李氏祖海裕仕甘肅丹陽衛同知能服其地回人父迎春行事俱見君所作墓誌君生於甘肅六歲同祖廢起試今其誦四子書終其卷不遺一字比長還滇師事大理楊高德後還事石屏朱庭珍許印芳及無治許言文辭及經史學舉光緒癸巳鄉試三上春官中癸卯進士入翰林院為庶吉士丁內外艱為滇高等學堂教務長以難繼授職編修到館

民國肇興為滇學校國文教授間為郡督唐公顧問然其事無可記者於民國五年
某月日卒臨終作墓誌以自銘時年四十九歲自康熙時鄂爾泰督滇置西林學
舍於五華山麓以館滇中之士其後為五華書院錢南園戴宏帆諸先生皆出於是
馬光緒中按察使貴陽陳琛復置經正書院於翠湖之北入者稱為高材生而以
吾屏許印芳昆明陳崇昌先後為之長由是經正書院號多士君有為高材生時即
以詩文冠軼儕輩晚而彌加整飭雖學於楊許諸君然其所主非諸君所能圖也性
嗜酒工鑑別喜藏金石書畫所作行楷往往得宋明人意嘗謂詩文用古字不如
用字古識者以為知言所著書有思序詩賦三卷文錄二卷雲南溫泉志一卷明滇
詩拾遺一卷續拾遺一卷古文一隅註四卷齊風說一卷搔聯一卷箴風閣筆記
十卷不成總名之曰雪園半取書其刊行者雜文集二卷耳

論曰予嘗論滇中最近詩人又推孫李二君然謂王貢孫君清元李即謂君也君以
充棟之稿而自定其集所存不過三卷其精可知文如巖樞月谷詩序先考府君墓
誌銘諸篇雖若柯梓湖為之又何以加焉君世居有會北倉山予嘗過君所謂雪園
者花木樓閣之屬丹雘猶昔而居者已易其主不勝其感慨焉因為傳其大略

如此若其坎斬國頓之迹古今人前後如一則亦何暇為君惜矣

王毓嵩傳

袁玉鈞

王毓嵩字武南雲南大理人少岐嶷不與凡兒伍家貧苦無書借鈔於人初學為文不屬草草輒千言深以聖賢之學為己任鄧川楊瓊為郡書院山長聞而異之致為門下士年十六入邑庠生癸卯鄉試過府主司以其文多言時政疑為康石為增黜之歲甲辰雲南初立高等學堂瓊為教習以書招之來時取士嚴入者屢試然後列官費君一試而入焉乙巳夏總教習陳榮昌至日今考察學務以學生十餘人同往君與其行際昌見君言論尤異之賦詩有駐聽王郎放地歌之句王郎謂君也君留學日本凡數年始畢業經緯學校既入正則英文學校時雲南人士在日今有舉辦雲南雜誌君投稿多所論列又以學費所餘市書報以寄餉其鄉人旋丁父憂歸迺西道秦樹聲文采有名於時以金三十金餽之不受強內之橐中囊既畢君返日本則仍以秦之名細其金於雜誌社已而畢業歸國應任有學校及大理中學教員遂專其力以從事於著述以為人於向者而庭無極其性可以至於大同者人理學其例凡二十利祿不足以得士著義務政府主裁其他文筆散見於世有如欲竭國